

美剧式惊险悬疑长篇小说

THE
DRAGON
BONE

寻骨者

〔美〕朱辉◎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美剧式惊险悬疑长篇小说

THE
DRAGON
BONE

寻骨者

〔美〕朱辉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骨者 / (美) 朱辉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155-1767-4

I. ①寻… II. ①朱…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2385 号

寻骨者

作 者 [美] 朱 辉
责任编辑 郝俊伟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767-4
定 价 49.9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
她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楔子

龙骨山，五十万年前，夜。

饥饿像一头巨兽。它用野蛮的力量缠紧他的四肢，张开血盆大口缓慢地吞噬他的五脏六腑。

黑暗中，他把身体尽可能地紧贴在潮湿的泥地上，硕大的头颅伸向前方地面的缺口。汗珠像一群细小而隐秘的爬行动物，从他肮脏杂乱的长发中慢慢显露，顺着他短而前倾的额头爬到急剧突出的眉骨，沿着他宽广的鼻翼蜿蜒滑行。

但他却没有任何知觉，紧张地看着缺口下方一条难以辨别的小径。有一瞬间他犹豫是否应该挪动一下麻木的身体。但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他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他只是轻轻地放松了一下右手。他肮脏、粗砺的手握着一根粗大的木棒。木棒顶端用动物干筋绑着由整块石英岩磨成的石斧，沉重而锋利。

一声细碎的响动。他屏住呼吸，向缺口看去，下方有两个黄色亮点向这个方向漂移过来，迅猛而诡异。亮点猛然停住不动，突然消失，然后瞬间重现。这是一双巨大的黄色眼睛，下部是一对粗大的獠牙，从嘴边赫然伸出，向后凶猛而尖利地弯曲。

剑齿虎移动着它满是肌肉的沉重身体，谨慎地走在每天夜猎的小径上。它突然停住脚步，抬起头狐疑地向空中闻嗅。

一声野蛮的长啸，几个黑影从上方的石崖上跳下来。石斧剁入剑齿虎的硕大身体，发出湿润而钝浊的声音。剑齿虎负痛狂号，扑向攻击它的猎人。它带锯齿的獠牙轻易地划开其中一人的腹部，灼热的鲜血和腥臭的内脏瞬间奔涌而出。

石斧猛烈地砍入剑齿虎的两眼之间，坚硬的头盖骨在锋利的石斧下砰然碎裂……

剑齿虎和猎人垂死的疯狂吼叫撕破黎明前无际的黑暗，潜行在绵延起伏的山谷之间。

猎人抬着剑齿虎和同伴的尸体走在悬崖的边缘。

微亮的天光勾勒出他们缓缓移动的身影。悬崖尽头，一个隐秘的洞穴无声地张着漆黑的大口。

他第一个进入洞穴。

背后同伴们扛着的猎物 and 尸体让他心里同时充满喜悦和悲哀。他已经不记得上一顿饱餐是什么时候了，也不知道如何面对死去同伴的女人和孩子。他急切地走过曲折的入口，想和留在洞里的其他成员分享他的喜悦和盼望已久的食物。

看到远处洞壁上映射的火光，他加紧脚步。这时他闻到一股香味，一种久违的、肉在火上炙烤、肥油滴入火中的香味。

他继续向前走去，更浓的香味让他感到兴奋和晕眩。但有一种说不清的不安和恐惧慢慢地攫住了他的喉咙，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握紧手中的石斧，加快了脚步。

拐过最后一个弯，面前是洞穴的开阔处，他突然停下脚步。在昏暗的火光映射中，他看到几个披着兽皮的人形，和他们前方火坑里悬吊着的支离残缺的尸体……

火光把血腥和恐怖的景象投射在他瞬间冻结的脸上。他想叫喊，警告后面的同伴，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着一个巨大的兽人影子缓缓地向他转过身来。

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看到的是一柄正在向他飞来的石斧。

南中国海，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

深夜，暴雨如注。

一千五百多匹马力、上百吨的“清道夫”号打捞船在狂怒的海中像孩子的玩具一样被抛起落下，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甲板倾斜成可怕的角度，海水汹涌漫过船尾甲板。水手的吼叫和机器的轰鸣声淹没在巨大的海风中。

在所有的疯狂中，每个人的目光都注视着船尾的巨大吊车。倾盆大雨中，吊车顶端的钢缆正在慢慢收紧。

船长，一个有四十年打捞经验的老水手穿着厚重的黑色雨衣，近两米的身躯像铁塔一般矗立在舰桥上。他举起望远镜，紧张地看着钢缆插入水面的一端。

望远镜中，钢缆缓缓上升。一个庞然大物慢慢地从沸腾的海面露出来。

船长放下望远镜，抹去脸上的雨水，似乎要亲眼确认从望远镜中看到的景象——一个巨大的立方体正淌着水，渐渐离开水面。

船长再次举起望远镜，仔细地注视着立方体湿漉漉的表面。他看到了密集缠绕的水草，形状各异的贝壳，锈蚀的金属板……

在立方体的右上角，他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

在水草、贝壳和锈蚀中间，依旧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四个模糊的英文字母 USMC（美国海军陆战队英文缩写）。

船长冲进驾驶舱，来不及脱掉湿淋淋的雨衣就拿起桌上的卫星电话，用颤抖的手拨号码。

“说！”听筒里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

“先生，我想我们找到了你要的东西。”船长的声音带着兴奋和喜悦的颤抖。

爆炸声撕裂了浪涛和风雨声，打断了他下面的话。错愕的船长抱着电话冲到窗口，正好看到最后一片箱子的残骸带着火苗掉入海中。

喧嚣声中，几个强壮的水手追着一个身形矫健的黑影。

舰桥的顶端，水手们包围了那个黑影。船长分开众人，站在黑影面前。

“你是谁？！”船长厉声问道。穿雨衣的黑影背对着众人一言不发。

“转过身来！”船长命令道。黑影还是一动不动。

船长点头，两个水手冲上前去。就在这一瞬间，黑影慢慢转过身来。

舰桥昏暗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这是一张泼满鲜血般的脸，没有五官！

众人错愕间，黑影纵身一跃，消失在船舷外的黑暗中。

新泽西，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

百威啤酒厂坐落在新泽西纽瓦克机场的高速公路边。

安东尼每天驾驶轰鸣的铲车，熟练地把几十吨啤酒发酵培养基投入巨大的发酵罐里，蒸汽消毒后，发酵、出罐，再送入下道分离工序。他热爱他的工作，二十多年来从未请过病假、事假，也从来没有迟到、早退。

他除了工作，还有一个热爱——冰钓。

夜班下班的铃声响了，安东尼飞快地办好交接班手续，换下工作服，提

着空饭盒，跳上旧卡车，向郊外驶去。

和纽约隔着哈德逊河的新泽西州紧邻大西洋。州内湖泊和河湾星罗棋布。有一个地方安东尼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包括他最好的牌友。

从州际公路上下来，在一条冻得梆硬的土路上行进了一公里。安东尼在路的尽头停好车，穿过一片茂密的芦苇，走进他的秘密冰钓之地。

残雪下，冰面在他的靴子下发出结实的声音。

一天就冻得这么结实了。安东尼情不自禁地想。

他围着河面绕了一圈，选好一个地方，放下手中的折叠凳。他打开冰钓包，取出各种器械，开始在冰面上打洞。

浮标是在安东尼刚喝了第二口保温杯里的浓咖啡时下沉的。

是个大家伙！安东尼裹在皮帽里的脸露出了笑容。

半个小时后，使尽浑身解数的安东尼终于把那条四公斤重、近一米长的马斯基鱼拽出冰洞。他仰面躺在冰面上，把还在扑腾挣扎的鱼抱在胸前，一边笑着，一边呼呼地吐着白汽……

他突然有一种感觉，有人在不远的地方注视着他。

他坐起身，环顾四周。

宽阔的河面冰雪连天，人迹全无。他诧异地把手中的鱼放在冰面上。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什么。

他急促地喘着气，手忙脚乱地把身边冰面上的冰碴儿和残雪扫开。

冰下，一双眼睛正凝视着他。

七岁的林简睁开眼睛。

她的眼前一片漆黑。她蜷缩着瘦小的身体蹲在地上，小心地向前伸出小手。手无声地消失在浓如墨汁的无际黑暗中。她飞快地缩回手，放在脚上。这时她发现自己光着脚，脚下是冰冷坚硬的石头。

“妈妈！”她轻声地叫道。

没有回应。细小的声音奇怪地弹跳着，沿着一个看不见的轨迹传到远处。

她在一个黑暗的洞穴深处！

“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她问自己。没有答案，她没有任何之前的记忆。惊恐开始从黑暗中向她逼近。

“妈妈！”她又失声叫道。声音再次渐渐消失，没有回应。

林简可以听到自己急促的心跳声。她想哭，但她内心深处的本能告诉她：“不能哭！千万不能哭！”她小心地站起身来，把双手伸在身前，双脚开始慢慢往前移动。她感到脚下石头尖利的边缘刮着稚嫩脚底。她的手触到石壁。

石壁表面有冰凉黏滑的东西。林简忍住恶心，沿着石壁慢慢向前走去。转过一个直角弯，她看到远处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光亮……

这时，她听到了一个声音。

在看不见的黑暗中，有一个东西无声地站在她的身后，缓慢而粗重地喘息着，令她毛骨悚然。

林简本能地屏住呼吸，试图让自己消失在黑暗中。

像刚才突然出现一样，喘息声突然消失。四周落入一种古怪的寂静。

林简战战兢兢地向前迈出一小步。

像是感应到黑暗中潜伏在一步之遥的危险，她的心突然狂跳起来，跳动声越来越响……

越来越响，床头柜上的闹钟不断地增加着分贝。

厚重窗帘阻挡了所有阳光的房间里，林简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纽约格林尼治村公寓的自家床上。

她伸出手按下按钮，闹钟的铃声戛然而止。表针指着五点钟。闭着眼睛，

林简躺在床上，让自己急促的呼吸和心跳平静下来。她侧身打开床头柜上方的抽屉，拿出药瓶，倒出两颗白色的药片。她用依旧颤抖的手把药瓶放回，再从柜子下方取出半瓶白兰地，拿起床头柜上的杯子倒了半杯，和药一饮而尽。

烈性的酒像一条温暖的细线流入冰冷的身体，分散到四肢。林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平静下来。

从浴室里出来，林简边用毛巾擦着齐肩短发，边向客厅的窗口走去。

她拉开窗帘，强烈的阳光如潮水一样涌入小小的公寓。

二十九岁的林简有一张并不能称作美丽、但有独特魅力的脸。坚挺、小巧的鼻子下面，薄薄的嘴唇闭上时形成一条直线。微陷的眼睛是脸上最动人的地方，在茂密的睫毛包围中，瞳仁非常的黑。当她专注地凝视时，瞳孔的深处隐现一抹钢蓝，给黑色以一种神秘的深度。她左脸颊上有一道明显的伤疤，正好在酒窝的位置。她笑的时候伤疤就会隐没在笑靥中，但是这样的時候并不多。

林简开始在狭小的客厅地板上练瑜伽。从玻璃窗照射进来的阳光把她修长、柔软的身影投射在浅黄色的墙上。

端着大杯咖啡，林简站在窗前，凝视着远处华盛顿广场拱门的剪影。

二十三米的拱门后面，冬日黄昏的雾霾中，太阳喷发出一天最后的绚丽光彩，渐渐西沉。黑暗像稀薄的雾从每个街角漫出，慢慢地填满城市的每个空隙。

林简的心情开始变得暗淡。一种深沉的孤独和恐惧像窗外的黑暗一样爬上她的心头。

她把咖啡杯和酒杯在厨房的水槽里洗净，放在架子上。她走向卧室，把床头柜上的酒瓶放回柜里。她在关柜门的时候，有一个金属的东西在黑暗中闪了一下。

一把点 45 口径的史密斯 & 韦森手枪。

窗外血红的落日慢慢消失在纽约下城错落有致的天际线后面。

往北一百条街以外，哈莱姆区。

最后一线天光正飞快地消失在哈德森河面上。一辆白底蓝字的警车驶过路边的一个凹坑，溅起一片雪水泥混合物，停在“圣十字修道院”门口。

丹尼，一个黑发黑眼的第二代意大利裔年轻少尉，飞快地跳下车来。他一边把黑色的警棍挂在腰带上，一边快步地向修道院的木门走去。

车里，山姆中尉慢条斯理地带上警帽，对着后视镜正了正，然后吃力地把肥胖的身躯挪出警车。他小心地避免刚擦过的靴子踩到雪泥里。他听到前方丹尼用力的敲门声。

七天。这个数字在山姆脑子里慢慢变大，占据了整个空间。

山姆和丹尼跟在吉娜嬷嬷后面，走在一条昏暗的甬道里。

吉娜嬷嬷是个严肃高大的老修女，她的声音微微颤抖，还沉浸在最初的惊吓之中：“……她在这儿已经十多年了，和我们一起侍奉上帝。她平时主要为修道院做一些和外面打交道的事情。”

“还有七天我就退休了。”山姆想。

在昏暗的灯光下，嬷嬷的声音像风中的青烟，有形状没质地地缓缓飘散：“……像每天去集市买菜，给姐妹们补充一些生活必需品什么的。”

在嬷嬷低而急促的话语背景里，山姆突然想起这些年和他曾经坐在同一辆车里，但已经死去的搭档。他依旧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脸。

“你这个幸运的杂种！”他对自己说道，胖胖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想起那幢在阿里桑那州的凤凰城郊外沙漠边的褐色呆板的小房子——他和他患风湿性关节炎的妻子退休后的家。他轻轻叹了一口气，一瞬间自己也分不清是心有遗憾还是对能活着退休的感激。

三人走进修道院不大的礼拜堂。山姆略微不满地看着依旧戴着帽子、大刺刺地向前走的丹尼，但他没有说什么。摘下帽子，他在圣水盆前沾湿手指，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

“7”这个数字再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那为什么……”丹尼转过头问道。嬷嬷示意他头上的警帽。

“对不起。”丹尼不好意思地摘下帽子夹在腋下，“为什么给我们打电话？”

“这是我们修道院里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给医院、警察、消防队都打了电话……你们是第一个到的。”

三人穿过礼拜堂，走入另一条昏暗的走廊。向右拐，前面是一条短走廊。

两边各有两扇门。吉娜嬷嬷在右边的第二扇门前停下。

门开了。屋里一片漆黑。

吉娜嬷嬷摸到墙上的开关。屋子上方的一盏低瓦电灯亮了。

房间很小，几乎没有家具。墙上有一幅圣母抱着圣子的画像。下方的桌子上除了一本《圣经》什么也没有。靠窗放着一张单人床，上面铺着白色床单。

床单下面有一个人体轮廓。

山姆示意丹尼不要急着进门。他站在门口，用几秒钟环视两遍这间不大的屋子。然后走进去，他沉重的身体把旧木地板压得吱嘎作响。

山姆在床前停下，前后左右扫视了一遍，然后轻轻地掀开床单。

2

正在充电的除颤电震仪发出尖锐的啸声。

穿着白色护士服、戴着口罩的林简两手叠在一起，有节奏地奋力按压着病人多毛的赤裸胸口，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林简拿起电震仪两个电极板，相互摩擦把电极糊弄匀，以免灼伤病人的胸部。按照标准程序，她大声叫道：“二百，让开！”然后把两个电极板按在男子的胸口上。

“砰”的一声，两千多伏的高压电瞬间通过没有知觉的身体。身体突然跳起来，在空中弯成奇怪的形状，又松软地落在病床上。

林简抬头看着前方的监护仪，依然是一条直线。她放下电震仪，继续用力按着病人的胸口，试图人工启动心脏的跳动。护士帽下，她汗湿的头发粘在脸上，跳跃的视线看着病人黑色愚钝而无辜的面孔，厚嘴唇角上带着呕吐的残留物。

电震仪再次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苏珊，一个来自香港的胖护士，把准备好的电极板递给林简。

“三百六！让开！”林简高声喊道。

患者比上次跳得更高，又颓然掉下。监护仪上依然是一条直线。

林简扔下电极板，右手握拳，开始猛击这个使用毒品过量的瘾君子左胸。一下，两下，三下……

监护仪没有任何变化。林简继续猛击。

“简，简……”苏珊冲林简喊道，试图让林简停下，“停，停下！他死了……”

林简似乎没有听到，继续猛击。

“林简！”苏珊大叫一声。林简像是才醒过来，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苏珊。

“他已经死了！”苏珊冷静地、实事求是地说道。林简扭头看着监护仪，依旧是一条黄色的直线。她低下头，慢慢地摘下口罩和橡胶手套，把手放在额头上，才发现汗水已经浸湿了护士帽。

屋子突然变得很安静。

苏珊默默地走到病床边，双手合十，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后，把被单拉上来，盖在患者的脸上。

监护仪突然“嘀”地响了一声。林简抬起头，和苏珊交换一下眼神，一起把目光投向监护仪。

监护仪响了第二声。

山姆轻轻地拉开床单，一张脸显露出来。

这是一张苍老的亚洲女人的脸。坚挺的鼻梁，抿成一线的嘴唇，满脸纵横细密的皱纹。她脸色安详而平静，身上的旧睡衣裤打着补丁，却干净而整洁。

吉娜嬷嬷在胸口画了个十字。

山姆把手放在她的颈下查试脉搏，然后吃力地弯下身子，仔细地看死者的嘴唇和手指，尽量不碰她的身体。

“嬷嬷，请问她叫什么名字？”丹尼从口袋里拿出记录本。

“姓林，名静秋，我们都叫她秋，中文秋天的意思……”

“是中国人？”丹尼问道。

吉娜嬷嬷点头：“她来自中国，但从来没有听她说起过中国的任何事……”

“年龄？”

吉娜嬷嬷迟疑一下：“我觉得大概是六七十岁吧。”

“林女士有心脏病吗？”山姆突然插嘴问道。

吉娜嬷嬷想了片刻，点点头：“记得她说过她心脏不好，你怎么知道？警官。”

山姆吃力地直起身来，用手撑着后腰：“她的嘴唇和指甲呈紫黑色……但是，这可能有很多原因……谁最后一次见到她的？在什么时候？”

“前天晚上她和我们一起吃的晚饭。做完晚祷，就各自回房休息了。”吉娜嬷嬷显得有些不自在。

“前天晚上?! 为什么今天才报警？”丹尼追问道。

“因为我们是小修道院，”吉娜嬷嬷有一丝不自然，“所以管理不像其他修道院那么严格。她大部分时间住在院里，有时会自己出去……但她是虔诚的教徒。”

“嬷嬷，林女士这两天有什么……”山姆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词。

“不寻常的举动和表现？”丹尼似乎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山姆明显感到吉娜嬷嬷有些紧张，微笑着轻松说道：“这是我们例行公事的讯问。”

吉娜嬷嬷点点头，试图回忆。

山姆再次环视这个简陋的小房间。他突然意识到他刚进房间那个不自然的感觉是什么了。房间收拾得异乎寻常地整齐，家具、用品、《圣经》，每件物品都摆得一丝不苟。只有那张椅子随便地斜靠在桌子上。

“我不觉得她前两天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举动，但是她总是有些……”吉娜嬷嬷迟疑地选择着准确的词汇。

“疯疯癫癫。”她用手指在太阳穴上比画了一下。

“今天有人进过这间房间吗？”山姆突然问道。

“没有，只有我。”这次吉娜嬷嬷很快地回答，“而且我特别注意，没有动房间里的任何东西……什么事，梅根嬷嬷？”

山姆和丹尼转过头去，一个年轻修女站在门口。

梅根嬷嬷：“吉娜嬷嬷，医院的救护车到了。”

吉娜嬷嬷点头：“谢谢！我知道了。”

吉娜嬷嬷转过头来，看见山姆正在往手上戴橡胶手套。

山姆把死者的睡衣衣袖轻轻捋起，仔细地检查她的手臂。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到在女人细瘦的臂弯处有个东西。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老花眼镜戴上。

一个细小的针眼。

一根针准确利落地扎入婴儿的前额，婴儿无声无息。

林简的另一只手轻柔地抚摸着婴儿的脑门。苏珊小心地抱着婴儿。婴儿不到两岁，长长弯曲的睫毛下，双眼虚弱地闭着。瘦骨嶙峋、肮脏的小身体似乎无法支撑巨大的头颅。

“我们打开门以后，发现他赤裸裸地躺在一堆垃圾里。”年轻警察说道。他站在林简后面，长满雀斑的脸和身上深蓝色的警服有一种怪异的不协调。他担心地看着林简的操作和监护仪上婴儿微弱的心跳，两手按着挂在身上的钥匙、警棍、手电、辣椒水和手枪，试图把身体尽量缩小，生怕一不小心妨碍护士的工作。

林简熟练地用胶布把针头粘在婴儿的前额上。

“邻居打电话，说他母亲已经失踪至少三天了。”警察骂了一句脏话，然后马上红着脸不好意思地道歉。林简似乎没有听见，从苏珊手中接过婴儿，轻轻地把他放在小床上。

“他不会有事吧？”警察小声问。

林简没有回答，小心地把点滴管接在针头，一边看着监护仪，一边仔细地调节点滴的流量。

“找到他母亲了吗？”苏珊问。

警察点点头：“在一个毒窟里找到了。她还以为她一个小时前才离开家。”

“我的天哪！”苏珊惊叫道。

“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母亲！”警察摇头，“不过孩子出院后，社会工作者就会把他接走。她可能再也见不到孩子了。”

林简在值班本上记录心跳和血压。警察看着她的背影，然后示意苏珊他走了。

警察蹑手蹑脚正要出门，突然听到林简说：“谢谢你，警官。”

年轻警察脸红了，手忙脚乱地做了一个不用谢的手势，差点儿和跑进门的金发护士撞在一起。金发护士扶着门，探头对林简急切地说道：“简，新三号病房，枪伤！”

林简点头，转身嘱咐苏珊：“三十分钟后增加点滴量。”

林简跑出房间，但马上又跑回来：“不要滴得过快，时刻注意他的心跳和

呼吸!”

不等苏珊回答，林简再次在门口消失。

3

山姆戴着手套，轻轻抚弄针眼周围的皮肤。针眼隐藏在深色斑块和皱褶中间，很难发现。

两个急救人员推着折叠担架冲进屋子，看见一个警察和一个修女紧张地看着床前肥胖的背影。他们停住脚步，一时不知道该干什么。

山姆小心地放下死者的手臂，轻轻地为她拉上衣袖，然后用床单盖住她的脸，转身对急救人员说：“你们回去吧。”

山姆转身对丹尼命令道：“把门封上，不许任何人进出！让法医马上来。”

“是！”丹尼冲出门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吉娜嬷嬷惊慌不安地问道。

林简冲进三号手术室。这里是血的世界。

20世纪80年代中期，纽约和洛杉矶的街头突然出现一种新型毒品——快克。它像一个疯狂的魔鬼，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改变了美国。一时间，从纽约到洛杉矶，从迈阿密到芝加哥，吸毒者如雨后的蘑菇一般呈几何级数量增加。当贩毒变成一本万利的生意，新兴毒贩和传统毒贩之间展开了激烈的领地争夺战，使得每个城市都变成了血腥的战场。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毒贩之间的火并、杀戮、飞车扫射都在发生。

布朗克斯是纽约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位于城市中心的市立医院每天晚上没有几十个枪伤者或吸毒过量者被推进急救室，倒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李维医生在纽约的另一个危险地区布鲁克林长大，满脸浓须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大十岁。他身材壮硕，像重量级拳击手而不是优秀的外科医生。

此时，李维和另外一个男护士试图按住手术台上剧烈痉挛、满头扎着小辫的牙买加人。他凄厉地号叫着，满是刺青的身体在浸透鲜血的床单中翻滚。

刚粉刷过的墙壁溅满了鲜血。

看见林简，李维满是鲜血的脸上露出笑容：“简，我们急需你那双超稳定的手！”

林简冲到墙边的柜子前，打开抽屉，准确无误地拿出镇静剂、针筒、止血钳、消毒纱布、胶带……

李维一边压着牙买加人，一边赞赏林简超人的记忆力。

林简快步走到病床边。牙买加人突然停止号叫，开始哭喊：“妈妈，妈妈！我不想死！妈妈，我不想死！我要回家，妈妈！”他粗野的喊声充满了恐惧和悲伤。

听到他凄惨的叫声，手里拿着针剂和针筒的林简突然僵在那里，一动不动。

“简!?”她隐约听到李维在遥远的地方叫她。她奋力把自己从一个黑暗、冰冷的地方拉回现实中。

“按住他!”她简短地说道。

她把镇静剂徐徐推入文满刺青的手臂。鲜血随着牙买加人渐弱的喊声不断地从大腿根部冒出来。

“枪伤。正好打在股动脉上。”李维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手上略微放松。

林简飞快地接上挣开的输血管。李维低下头，开始在血洞里寻找被打断的大动脉。

“血压?”他问道。

“七十五，五十。”林简看着面前的监护仪。

“心跳?”

“一百零三……九十五，掉得很快。”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李维低声嘟囔着。

林简一边用消毒棉吸去伤口不断冒出的鲜血，一边盯着监护仪：“六十八，四十二，心跳七十八。”

汗水和鲜血在李维脸上流淌。他闭着眼睛，把手指伸进伤口，试图在一堆鲜血浸泡的筋肉中找到不足两毫米的血管。林简担心地看着不断下跌的血压指数。

“啊，找到了!”李维叫道。

林简迅速递上准备好的止血钳。李维用止血钳夹住血管：“好，现在找第